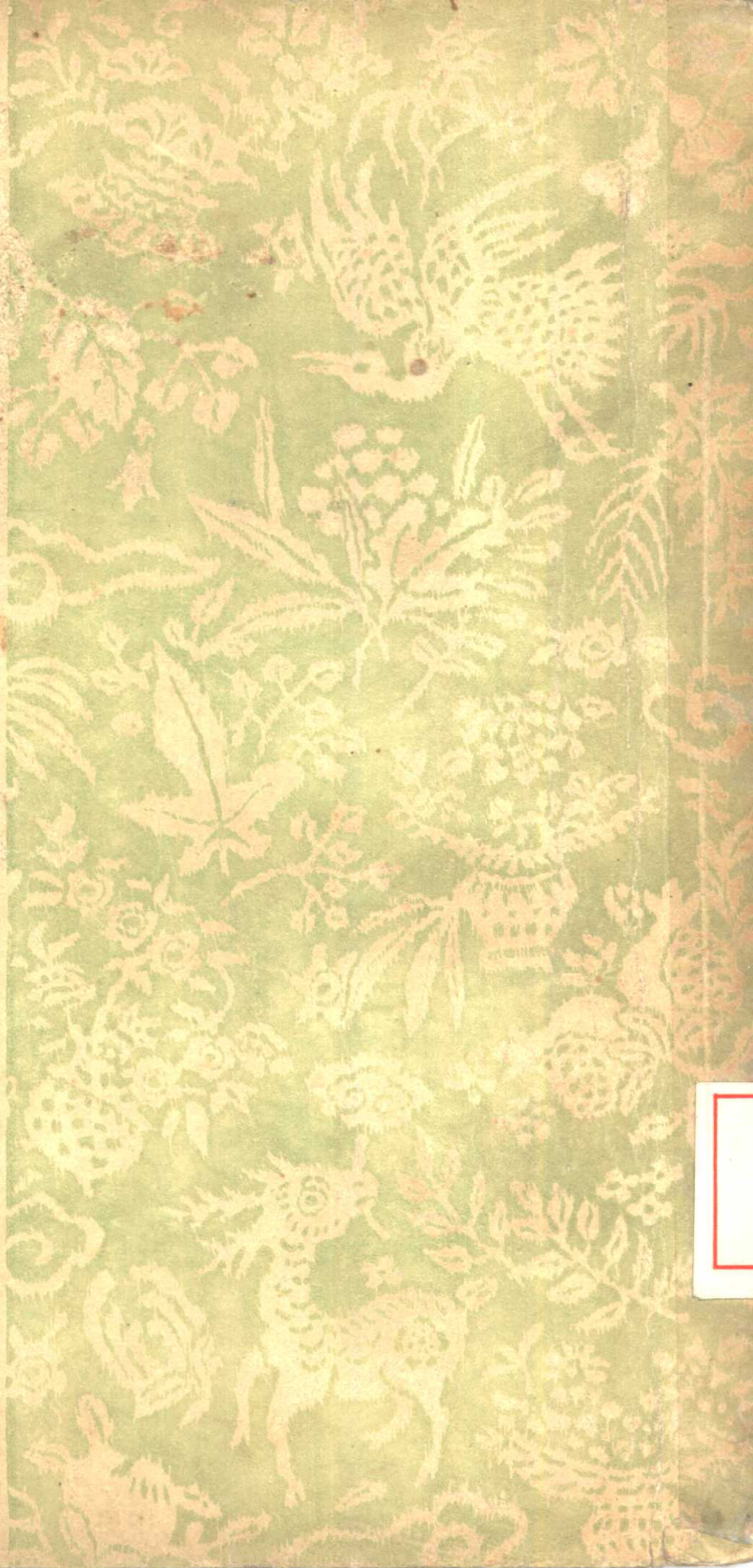


本草綱目

明 李時珍撰

(一)



明 李時珍撰

本草綱目
(第一冊)

商務印書館

明 李時珍撰

本草綱目

目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

明 李時珍撰

本草綱目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

明 李時珍撰

本草綱目
(第四冊)

商務印書館

明 李時珍撰

本草綱目

(第五冊)

商務印書館

明 李時珍撰

本草綱目

(第六冊)

商務印書館

本書係用我館一九三〇年出版「萬有文庫」版本印行。原裝分訂三十冊，每冊頁碼，各自起迄。現將所附「本草拾遺」部分刪去，合訂六冊，頁碼照舊，另附四角號碼索引，以備查檢。

本 草 綱 目

(全六冊)

明 李時珍撰

★版權所有★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上 海 大 新 印 刷 廠 印 刷

14017·11

1930年2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54年12月重印第一版 印張 88 9/16

1957年3月上海第三次印刷 印數 12,501—17,500

定價 (10) 羊 6.40

重訂本草綱目序

古之學者始格物。物有形有質有氣味。紛然犖然。不格無以致吾知也。形有特有叢。有蔓有歧。有苞有莢。質有草木金石鳥獸鱗介。氣有升降補瀉寒熱。味有甘苦辛酸。神農品嘗之。明哲既以爲本草。後賢乃分南北道地。原本山川。辨其厚薄清濁之異。以推致所知。蘇恭蘇頌諸賢。以逮繆氏汪氏。各盡其精神心思。益擴所見。吾以爲大觀本草之外。必推瀕湖爲集大成。寓居金陵。嘗脩合藥裏。贈貧乏及鄉僻乏醫之區。又持方書俵散。以盡吾心。近以侍養老親。益留心方術。病坊刻瀕湖本草之因。仍訛誤。爰重爲鏤板。經文集解之舛午者。據依古書。檢覈善本。植物圖大半本之。吳君申甫所編植物圖考。藥之產於茅蔣者。亦採擇仿寫。餘悉宗原本而精撫焉。經始於癸未八月。迄乙酉五月。閱二歲。糜工數萬。乃克藏事。其校理訛誤。監督剗劑。命兒子席珍士瑜士珩分任之。商榷方劑。區別品彙。醫士王君鏡堂之力爲多。參以鍾君受白。而經紀其事。始終不懈者。則范君靜存也。此外如田君撰異。曹君晴峯。熊君仲山。翁君鐵梅。党君幼雲。張君貫之。程君達三。陳君振遠。許君功甫。朱君藻臣。或參校讐。或司綜核。或職圖繪。謹備書之。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此之謂歟。雖然。因方以檢藥。可也。謂所載方果足治病。不可也。夫病有外感六淫。內因七情。疑似之差。毫釐千里。既失古人處劑之意。又以害民而議古書。是在善讀者變化神明。庶不失吾重訂之

本草綱目 一 重刻序

本意也已。

光緒十一年六月。合肥張紹棠自記於冶山竹居。

張刊本草綱目自序

本草一書。撰自軒皇。種別三十六。分爲三品。與內經素問諸書。並爲世寶。梁陶通明增藥一倍。隨品附入。唐宋重脩。各有增附。此歷季之舊本也。其編葺爲綱目者。自明萬歷初年。楚黃李東璧集諸家爲大成。一刊於金陵。胡氏一刊於豫章。藩司自金石草木禽獸蟲魚器物花果。以及人身膚髮垢膩。通列一十六部。爲綱六十類。爲目。使溫涼燥溼補瀉宜忌。無微不錄。誠爲濟世要編。較諸爾雅蟲魚之筆。稽含草木之狀。功用不啻霄壤。惜乎兵燹屢經。藩司藏板。遂成灰燼。王弇州所稱。如入金谷園。種色奪目。登龍君宮。寶藏悉陳。對冰壺玉鑑。毛髮可指數者。竟歸咸陽一炬。寧無惋惜。余奉命撫江。見城郭丘墟。瘡痍滿目。惻然念之。夫金湯不固。失在榮衛。元元未起。患在腹心。闔闔未寧。病在肢體。余甫下車。卽築城繕隍。建營置衛。清業還民。爲根本重計。蓋疆域旣先。文獻亦不敢稍後。故整白鹿祀典。而置生徒之贍田。閱誌乘簡。編而理。版籍之殘缺。求綱目一書。僅存其名矣。爰稽江右藩臬二司所藏舊鏤書。百有餘種。俱闕經世大業。今盡化爲烏有。又時值歲祲。湖東西尤切軫念。匱乏勾漏之砂。安能盡人力以補天工。卽今庾嶺虔州疫癘流行。余署隣玉隆仙井。又安能借旌陽一匕水。以蘇此一方民乎。海內青囊肘後。不少概見。醫不識方。藥不諳性。任意妄投。猶方鑿而圓柄。是綱目之鉅梓。更有不容後于諸經籍者。公餘簡原本而特加訂正。壽之

梨棗次第行之。使藥石有備。而災眚無虞。庶幾不至緩其所急也。夫金匱石室。補忘拾遺。匪異人任。倘獲以是書進之講筵。以備審覽。使君臣佐使之用。藉鹽梅之鼎以調。五味皆和。三法互效。養元氣于周身。付大還于庶衆。以充先聖王立言之妙。而闡明東璧氏一片苦心於天下後世。使醫俗者卽以醫國。壽國者卽以壽民。奚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與三百篇並傳哉。

順治丁酉長至日。撫江使者三韓張朝璘題。

張刊本草綱目黎序

昔人有言曰。宰相變理陰陽。此何謂也。此謂人之所患乎陰陽者不少矣。而宰相之所以應體元之心。而下盡調元之術者。亦不多矣。九洛之事。蓋無一非王事也。乃前而期之至於五行。卻而期之至于福極。惟五行不能皆順而無違。故斯人不能皆福而無極。而一遇疾病天札之數。有難盡諉諸自然。則吉凶同患之者。又思所以救之。醫是已。醫之法。昉于黃帝。而醫之具。實詳於神農。是總在三皇如春之世。伏羲畫卦以明陰陽之後。聖人之制作。卽未有或加于本草者。可見其周物之智莫精。而前民之用莫博焉也。自神農本草爲經。則李當之陶弘景蘇恭孟詵唐慎微諸家爲傳。而最後乃有萬歷年間蘄州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蓋庶幾乎集成焉。於是江西刻之。而海內傳之。且名之江西本草。而特貴重之。垂五十年矣。不意其爲烏有也。豈醫藥亦在雜燒哉。大中丞溫如張公。來撫茲土。正當凋殘之餘。獨盛起廢之業。故以制器尙象。而稽之于日用飲食之外。則有如大壯之宮室也。豫之重門也。渙之舟楫也。隨之馬。睽之弓。夬之書契。而乾坤之衣裳也。莫不取也。夫何所取諸。取諸其無病我人而已矣。酉之歲晚。天災流行。鬼祟越嶺。循章貢水而下。民以大賊公爲之致精誠。勤禱祀。祈免得免矣。而又有所進求。度公之意。豈不曰。祝由者。醫之一端。而非其全乎。從祝則以人而接天。從醫則以人而代天。從本草則用人而正所以用天。是故十

三卦之物無得而肖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六十日之物舉得而品之。此神農氏所以爲尙。亦不可謂作綱目者之非其功臣也。公購得初本別本。並付諸專家精其讐校。爰授梓人既告究矣。而後乃屬小子寬爲辭。寬何辭哉。第憶寬他日文戰不利時。頗肄業于此。而未窺其奧也。學治病而不能。則謂身非調元之人耳。及歷禍亂。膺疾痛。索治病者而不得。則又日望世有調元之人。而疑其時之未至耳。今公誠其人也。公爲此書。誠其時也。似公之所以幸寬也。而公獨幸寬已哉。蓋嘗試論之。十年反覆之治。其道無不出于死人。公今日和平之治。其道無不出于生人。道出于死人。則近死不救。亦有不仁者之無爲。道出于生人。則之死致生。亦有仁者之學問。故醫者黃炎二帝共之。黃有醫法。而不耑醫功。其言可以爲治。未可以爲仁。炎無醫名。而謹醫具。其言可以爲仁。復可以爲治。公之所爲。先本草而後靈素也。厥旨甚深。而今天子御極。十有五年矣。召祥止殺。無不用之。信乎其能脩體元之職也。其褒公也。亦以爲無芻狗我萬民。則茲書未有不上之輶軒而入之睿覽者。而公之所以幸天下。又豈其微哉。且天下將不以爲李氏之書。而直以爲公之書矣。公好是書也。夫亦若己有之焉。以此而知變理陰陽。必非驕吝之宰相所得與。而百官本草雖不盡燭忿合歡。亦宜有以衷其熱寒和其畏惡也。南昌黎元寬題。

張刊本草綱目李序

易有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然天地無心而成化。顯仁藏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心而無爲。必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而後得與天地同功。若是者何也。生民有欲。耳目口鼻動于內。聲色臭味引于外。欲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欲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即欲不識。不知以順帝之則。無如其爲顛爲蹶。大惑易性。故聖人劑之以藥餌。而使得終其天年。憂之也深。思之也切。慮之也長。其聰明睿知。既足以照人之肝膽腎腸。而見垣一方。其沈潛高朗。又足以沁物之魂魄精管。而深入其朕。所謂通神明而類萬物。範圍曲成。以盡參贊之能事。莫如醫之一法。在昔伏羲氏。仰觀俯察。近取遠求。肖物畫卦。此卽伏羲氏之藥矣。而古史稱伏羲之后。爲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鼃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濟滔水。是天地可醫。亦猶女媧氏之藥也。至于神農制頰鞭。鞭草木而嘗之。蓋嘗一日。遇七十二毒。不憚其勞。若軒轅乃作內經素問靈樞。令其臣佐岐伯雷公鬼臾區輩。更相詰難。審脈察俞。定爲鍼灸。是古帝皆能醫法。而本草特其醫具。本草三卷書尙矣。歷漢晉唐宋之諸以醫名家。若兼于仙學。葛洪陶弘景孫思邈之流。莫不有綴緝增上。蓋於醫道深。卽于仙道近矣。然未有蘄陽李時珍後起之全臚列而別爲綱目者。綱目是朱子所以記今古法春秋者也。書昉其意。兼總而條貫之。物從其區。事追其朔。故足述焉。容歸自

維揚幽憂之病發于素無病之人亟欲得本草而讀之治有名醫蕭濟川者來言撫臺司馬溫如張老先生業有鐫矣古之人乎于此言已審時粗畢爲人子之事未得聞衛生之經急取原本視之無有越二日友人黎左巖以本草來其論本草與靈素稍稍異似有微詞而予乃欲合而言之何也本草如六官靈素卽其馭官者矣本草如六經靈素卽其傳經者矣本草如五兵靈素卽其將兵者矣聖人之道一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和會疾病不生以陽入陰以陰入陽藥不諳其性情草木固能致災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此予所以專其責于用本草者乎然非獨黃之能用炎而炎之能用義也帝曰猶病王曰如傷其道亦莫不由此朱震亨三代而下之醫也其與門人論太極則嘗取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相出入者明之又曰是以道相告非徒醫也蓋言術而異同者有矣言道而豈有異同者乎且先生昨年于虔南之疫用巫也而未用醫先生以爲今之醫恐無異于今之巫耳巫在牀下呼呵鬼神紛如醫入閭閻投湯劑亦紛如天下事之病于紛如者有幾古之上醫惟用一物氣純而功速今之人以情度病如獵兔廣野處處置蹄多其物以幸其功天下人之多其物以幸功者又有幾本草之方右單而左複先生將著焉以起民病抑以立世教已雖然君臣之用則不可得而廢也以聖人在位必有君而有臣其治病亦爾爾此卽大道之精微性命之上理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者也病而求醫孝子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先生所由以是書而預之公之也蓋語理而不盡

于六經。語治而不盡于六官。語兵而不盡于陰符也。是燮理陰陽之大經濟。合仁壽鄙天之區而盡調劑之。豈獨吾江右哉。余嘉先生有相之道。而大得古帝王之用心。乃不揣固陋。樂而爲之敍論云爾。
順治十五年孟夏穀旦。通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左侍郎管禮部尙書事兼內翰林弘文院學士通家治弟
李明睿拜撰。